

孩子心灵的精彩世界

本报特约撰稿人：郑国和

我在上海的侄女于一月二十五日大年初一生下她的第二个女儿，生产后立刻转入中国现在颇为流行的月子中心，开始了她的“坐月子”。二宝出生时不巧肺炎疫情肆虐中国，各地停工停课、交通管制、人流管制，他们小学三年级的大女儿只能和爷爷奶奶呆在家里，不能去看妹妹。上星期我在微信里问侄女大宝是否想妹妹想得够呛。侄女说：“才不呢。我和她爸一个月没管她，她开心着呢——也不用做作业。”我告诉侄女：“不会不想的。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个丰富的精神世界，有时和孩子说话不经意间可以窥见他们的心灵世界。帮助孩子用语言把这个世界表达出来就是家长的责任，也是家长的一大乐趣，就是所谓的天伦之乐吧。”

其实这是我自己养两个孩子的经验和体会。比如我女儿3-4岁的时候我天天和她一起读儿童读物，其中有一本叫“太阳公公”，书上画的太阳都是大眼睛、白胡子、白眉毛，外圈有向日葵花瓣一样的金黄齿形边子代表太阳照射的光线。有一天我们正读“太阳公公”，女儿突然问：“爸爸，天上的太阳为什么没有大眼睛、白胡子、白眉毛呢？”听到她的提问，我一下子愣住了，不知怎么回答才好。她脑子里该有个怎样的世界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呢？

再比如我翻开自己1999年3月20日的日记，上面记录着儿子成长的脚印：“上周四，姐姐因晚上有“Variety Show”，下午在学校彩排自己要表演的钢琴曲。爸爸下午5点去阿姨家接儿子，然后带着儿子去学校接姐姐。姐姐因为沉浸在要表演的兴奋中，于是在车上大声嚷道：“Yes，晚上我要弹钢琴了。”谁知话音未落，坐在车后的儿子突然大声插了一句：“哆……”他的这一声一下子把我震住了，儿子的脑子里该积累了多少观察与推理才在这时候来了个拉长的“哆——”呢？他嘴里出来的这个音符说明他已经懂得姐姐弹的是一种乐器，乐器是用来演奏音乐这种美妙的东西的，而音乐是由“哆来咪发唆拉西”这些音符组成

的，等等。瞧，多丰富的心灵世界啊！他才一岁三个月都不到呢。我到现在也搞不懂他是从哪里学会音阶的。我们可是从来没教过他呀。靠听姐姐弹琴无师自通的吗？太神奇了！

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·布莱克写过一首诗叫 Auguries of Innocence，其中开头的四行是这样写的：

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
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
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
And Eternity in an hour

布莱克的这几行诗中文有很多译本。我比较喜欢的是徐志摩的翻译：

一沙一世界，一花一天堂。
无限掌中置，刹那成永恒。

我想每个孩子在观察他们周围的世界时，都会像布莱克诗歌里说的一样，从一粒沙子里看到一个世界，从一朵花蕊里窥见一座天堂。父母的责任就是帮助孩子保持他们充满好奇的童心，把自己的观察用语言表达出来，与别人分享自己心灵的精彩世界。有人用布莱克诗的第一行取代原作的题目直译成《从一粒沙子看世界》。我对这种翻译很不满意：因为它不仅完全无视了原题的美学意境，甚至省去了原题中的画龙点睛之笔——作为“看世界”主体的“Innocence”，导致主体

不明或误导读者，让他们以为布莱克认为每个人都拥有这样观察世界的视角。布莱克生前默默无闻，即使死后成名，仍因他对世界独特的视角和语言风格时而被尊为天才，时而被骂为疯子。该诗作有宗教和对时局批判等严肃的一面，但我觉得开头四行是完全可以按赞美童心来理解的。我这里姑且将原题直译为《天真的神兆》，或者是更直白的口语《天真无邪者眼中的宇宙》，而这么一译布莱克的诗意正好对应了本文想表达的观点：孩子心灵的精彩世界。



(←上接第A12-13版)

在这篇文章中，还有这样的记载：

1952年……4月5日，周恩来就北京防疫工作问题给毛泽东写信，建议在北京选择一个较易隔离的郊外建筑，“一旦北京发生传染性的病症，即可立即宣布这所建筑为隔离病院”。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，并请周恩来召集一次会议予以决定。

4月15日，周恩来在其关于两个月来反细菌战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建议：“在有疫情的地区，应实行局部的小封锁。一家内有疫情封锁一家；村内数家有疫情，封锁一村；区内数村有疫情封锁一区；县内数区有疫情封锁一县。”——《毛泽东、周恩来关于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文献选载》，《党的文献》2003年第5期。

这些文献，大致勾勒出历史的面貌。1967年中国

的流脑爆发，是非常严重的，当时中国有7.5亿人，300万人感染，16万人死亡，而且易感者是青少年。相比之下，中国大陆地区SARS疫情，病例4698，死亡284，数量和比例都要少很多。

这次大的流脑疫情之后，当年就开始使用乙脑疫苗。改革开放后，1984年起，全国开始大规模推广流脑疫苗，2008年纳入儿童计划免疫，发病人数从最高峰的304万例，降到2017年的低于2000例。如今这种流行性传染病已经不常见。不过，流脑病情凶险，易感者是儿童及青少年，家长们对其仍不能放松警惕！

现在疫情紧张，但无论如何，比起上世纪60年代，科技、物质力量都更发达了；毋庸讳言，看到很多官员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的现象，但无论如何，比起1967年

整个防疫体系都被打乱了要好得多。中国人也终究能过这一关。

历史珍贵，不应该被遗忘，而令人感叹的是，如此大的一次疫情，却静悄悄的躺在历史中。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老人不愿意戴口罩，或许当年他们就穿着绿军装，在封闭的车厢中和流脑病人共处几十个小时，浑浑噩噩与死神擦肩而过，毫不知情。

如果更多的人知道，是否在2003年，乃至今天就更有警惕之心呢？历史不该被忘记、被忽略，16万人，不应该被忘记。唯有此，我们才能更好的面对未来，不落人“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”的境地。

(来源：微信公众号“中产财经生活”)